

沐陽文史資料

第六輯

袁枚詩植



Yt237/35

沐阳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沐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沭阳文史资料

第六辑

封面题字：吴 强

封面设计：解炳星

封面篆刻：赵海林

主 编：许传松

责任编辑：张玉怀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内 部 资 料

字 数：140000

印 数：1—2000册

工本费：2.20元

沭阳印刷厂印刷

目 录

· 抗战风云 ·

- 铁打“乔王尚” 乔航 乔增昶 (1)
戚庄惨案 陈培元 (8)

· 历史事件 ·

- 关于“一·六惨案”之我的回忆 葛绍亮 (12)
马县长剿匪司家荡 陈培元 (83)
杨赓和施毒计消灭匪祸 陈培元 (85)
两年五易县长 邵振华 (89)
十字桥的变迁 耿安卿 (93)

· 人物春秋 ·

- 一代才媛 李志宏 (97)
京剧名家吴石坚 李望苏 (116)
张汉巧医邓县长 张成桂 (155)
中医外科丁怀清 陈培元 (157)
我县著名中医刘春涛

- 张建、章洪太口述 周成俊、刘成英整理 (161)
忆白夜 沈 颖 (167)
回忆同窗挚友白夜二三事 周少平 (180)
打响西南冈抗日第一枪的烈士耿立仁 耿 枫 (187)

· 文教史话 ·

- 历任知县赞助的怀文书院 谈 政 (190)
《沭阳大众》的创刊始末 马学礼 (192)

三十年代沐阳书画艺术回忆…………… 陈培元（193）

雪泥鸿爪

颜集大電汪…………… 张士华（201）

沐城叫“船城”…………… 邵振华（203）

“吴立早跳井，下不去”的由来…………… 陈培元（204）

铁 打 乔 王 尚

乔 航 乔增昶

乔王尚在沭阳县西南，南靠泗阳，西联宿迁的三县交界处。居民以乔、王、尚三姓为主。其东、西、南三面环水，土质属大涧河淤积的肥沃土壤，是有名的粮囤子。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反动势力，都馋涎欲滴，想吃这块肥肉。英雄的乔王尚人民虽然才两百多户，千把口人，为了对付外来欺侮，早在一九一四年就组成联庄会，买了十多支钢枪，修好土抬龙二十多门，土大炮七十多支，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

乔王尚从一九一四年开始打土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打国民党招安队，一九三九年打日本鬼和伪军，一九四六年底打国民党反动军队和还乡团。

乔王尚在几十年的战斗中，为什么武装力量越打越强呢？打铁要得本身硬。他们一直坚持内部团结，对内作乱者，不论是谁，统统除掉。因为内部思想一致，团结战斗，才能百战百胜。

乔王尚的人民，用枪杆子保卫家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汗马功劳。打出名扬泗、沭、宿三县的美誉——“铁打乔王尚”。

打土匪，南征北战

乔王尚的联庄会员，经过自学和打仗，个个练出一身好

本领，全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汉。他们有一个原则，也就是联庄会规：“人不欺我，我不欺人。人若欺我，我必欺人，并坚决把他消灭。对外来请求增援打土匪，武装开到增援地，最少留两处给土匪退路。先向土匪喊话，朝土匪占领处上空放排枪，告知乔王尚联庄会到。如对方不理，向我开枪，则坚决把他们消灭。”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秋天，大水成灾，乔王尚一片汪洋。所有庄稼基本淹光，民房大部淹倒。就在这水深火热之中，沐阳县北大土匪头子汤五疤，从阴平、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塔山到宿迁东南的刘老涧，把六塘河水放开来，淹下游的老百姓。他带五十多条船，气势汹汹地沿大涧河顺水直下。恰似一群毒蛇，想一口吞掉乔王尚。汤五疤乐意得忘乎所以地站在船上，一面抽水烟，一面和土匪谈笑。乔王尚联庄会早知这消息，沿河乔王尚以东埋伏联庄会员，誓与汤五疤决一死战。当汤五疤船靠近庄时，联庄会喊声大震。警告汤五疤：“如靠近庄就开炮、开枪。”汤五疤看到乔王尚杀气腾腾，心中有些胆寒地回答说：“不要开枪，我们向东。”说罢，船往洋河向北尚庙南开去。乔王尚的联庄会迎头开枪。汤五疤船上也开枪，联庄会员张士俊伏在坟头上，将套筒枪端平，向汤五疤打去，汤五疤随枪声倒下。顿时贼船和土匪大乱。汤五疤的师兄弟，新集的王昌桂、泗阳的丁三花等土匪头子，为汤五疤报仇。虽土匪很多，但攻不上来。这时小耿圩枪也向土匪打过来。王昌桂等一伙暴徒，为了报仇，联合汤五疤的力量，进攻小耿圩，一举攻下。高桂德家数口人全部被杀死，共有五十七名老百姓含冤被杀。从此汤五疤这帮土匪就散伙了。乔王尚打土匪也从此有了名气。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三年左右，土匪更多，抢劫成风。乔王尚的联庄会更是日夜巡逻。凡来乔王尚的土匪，基本上有来无回。在此期间，联庄会还应邀到外地打土匪。光泗阳县北里仁、王集一带，前来请联庄会解救的就有二十多次。有一次土匪在里仁集东，被乔王尚联庄会打跑了。土匪为了报仇，跑到史荡把民房大部烧光。洪园附近的山头庄民房也给烧了很多。一九四零年春，宿迁县周集乡顺河方大先家被土匪抢占。因与乔王尚仅一河之隔，有唇亡齿寒的关系。当时联庄会组织三十支枪，由乔增修、乔增月带领，抢过大涧河，打到方大先圩跟。土匪闻知乔王尚枪到，突围逃走。当场打死土匪三人，缴枪三支。事后方大先家专来乔王尚，办酒席酬谢。

乔王尚的联庄会，经过三十年的锻炼，逐渐坚强起来。大小战斗上百次，但无一伤亡。到一九四零年，乔王尚人家增到五百多户，人口两千多人。套筒枪、三八式、金钩等增到两百五十多支，真是枪好弹足。铁打乔王尚的美名，在泗、沐、宿三县广为流传。泗阳六塘河以北流传：“铁打乔王尚，纸糊史荡，冒庄不敢犟、犟一犟就成一片糊墙框。”铁打乔王尚，纸糊史荡，红棉袄，绿袖子，只剩洪园一溜子”。宿迁以东和沐城以南流传：“铁打乔王尚、纸糊史荡”，等等。为乔王尚英雄人民讴歌。

打招安，耀武扬威

一九二八年，盘据在丁集地区的国民党招安队，真是无恶不作的一伙坏蛋。吃喝嫖赌，为所欲为。一天招安队的头目史文成、史文美和卓小老，骑三匹马，大摇大摆地向乔王尚而来。他们由带路的一直到乔王尚的后尚庄尚安保家。尚风

高得知消息，速告联庄会领导乔义丰。他立即带联庄会来到尚安保门前，招安队武装也从东边赶来。史文成、史文美话都未说，上马就往东逃。卓小老与乔义丰相距很近，卓小老伸手摸枪，给乔义丰贴身李保才发觉。开枪把卓小老青马腿打伤，卓向西北跑去。联庄会员神枪手乔继善赶到。他叫李保才把青马脖子扛在肩上。枪放在马脖子上，啪！啪！两枪两中，史文成和史文美倒下马来。乔继善再转身把枪对准卓小老，卓已逃较远，虽打了数枪，但都未中，以后，卓小老又被活捉。

邱福龙是个土匪头子，任国民党招安队的排长。来到乔王尚，深夜给联庄会员尚凤竹非死。拖到东大河淌了。邱福龙部下进行反抗，给乔继本开枪撵跑。从此国民党招安队，一听说乔王尚联庄会，就亡魂丧胆。

打鬼子，歼灭伪军

日本鬼子三浦小队长，驻伪七区公所，目的是保卫和扩大伪区地盘。联庄会和日伪军战斗非常激烈。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三浦小队长派伪军向丁集南鸡蛋庄和丁油坊扫荡。老百姓拼命向乔王尚跑反。乔王尚先去三十多支枪，请跑反的人带路，在靠近敌人不远时就喊：

“老八路过来了！”伪军一听就吓跑了。二十六日，伪军加大力量，配合土匪数百人，从丁集向西南乔王尚扫荡。有一骑兵为哨兵。乔王尚联庄会到前线一百五十多人。会员徐集元向哨兵开枪，哨兵突然跑回。

泗沭县独立团陈副团长来乔王尚联庄会交涉决定：独立团打东南线，联庄会打西南线。就在这时伪军与土匪打过来了。独立团用自动步枪打一梭子。敌人回头就跑，联庄会趁

势迫歼。陈团副在丁油坊也带战士向敌人进攻。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三点多钟。前方打仗，后方来看热闹的有一百多人，这是乔王尚人民的助战习惯。联庄会员英勇顽强，苗金生一个人打十三排子弹。战线处在相持阶段。鬼子小队长三浦带火炮数门，机枪多挺，增援过来。火炮与机枪猛烈向我方齐发。陈团副迅速带兵转移。乔王尚联庄会成主攻力量。伪军与土匪看到鬼子出洞，也神气起来。由于敌人兵力强联庄会几倍，加之联庄会员一天未吃饭，就决定撤。一后撤，敌人更猛攻，联庄会有些混乱。会员乔继山在东洋河底战场上被敌人打中腿部，倒在血泊之中。在大批敌人逼近时，他誓死不投降，壮烈牺牲。这时天色已晚，鬼子与伪军打进乔王尚。当晚鬼子回区。乔王尚后方早已安全转到泗沐县陆夹滩一带。伪军住在乔王尚放火烧房数百间。乔继勋家陈草堆也被放上火，烧炸子弹数箱。第二天拂晓，乔王尚联庄会组织二百多支枪向伪军反击。伪军因离开鬼子，失去支柱，拖枪撤退了。

乔王尚的人民在这场战斗中，虽打死打伤伪军十八人，因联庄会员第一次在战场上乔继山牺牲，加之房屋草堆烧得较重，有些人产生畏敌思想。联庄会通过各种活动，大讲乔继山英雄气概，号召大家学习乔继山不怕牺牲精神，同时控诉日本鬼子和伪军的罪行。要多消灭日本鬼子和伪军，为乔继山报仇。誓死保卫乔王尚，迅速统一思想。

一九四一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伪军和土匪头王立德、万玉柱、潘守来、杜宝杰带数百人来抢丁集年货。丁集离乔王尚八华里，联庄会为了替乔继山报仇，组织七十三支枪。在八路军某营的领导下，用闪电战术，同伪军拉开战场。联庄

会员乔增修和乔增月等，带枪去赶集，发现敌人，早和丁集武装一同与敌作战。激烈的战斗，打有四个多小时，打死打伤伪军和土匪十一人，缴获枪十一支。我八路军牺牲连长一人。乔王尚联庄会无一伤亡，胜利归来。八路军的英勇善战，热爱联庄会的实际行动，给参战的会员很大鼓舞。

一九四一年冬，泗阳县七区区委派周书同志到乔王尚发展共产党员，改造旧政权（乡、保、甲）。到一九四二年春建立党支部，配齐乡、保、甲长。到夏天政权基本上给我夺过来。当年在区委：“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下，经十天组织动员，全区组织起四个联防队。乔王尚第一个组成四十人的第四联防队。乔增彦任联防主任。乔增举为联防党务组长。由区委直接领导，开往前线。这是乔王尚成立第一支革命的队伍。

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淮海地区日本鬼组织强大攻势，用耙齿式向解放区进行烧、杀、抢、奸大扫荡。乔王尚地方武装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五十多支枪，於尚振沂家院，晚上九点左右，召开支部大会，由支书周书作战前动员，明确任务是掩护二支队六团撤退，因六团有特殊的歼敌任务。人人写保证书，个个宣誓，宁死保卫六团，宁死保卫乔王尚，歼灭敌人，为乔继山同志报仇。第二天九点左右，利用地形地物，与日寇打响了阻击战。打了几个小时，我六团平安撤退。后来日本鬼子打进乔王尚，乔克怀兄弟二人和于大楞子被鬼子活活刺死，并烧了一些民房。党支部立即提出，练好杀敌本领，为死难者报仇，提高人民阶级觉悟。当年秋天，日本鬼子又扫荡，头队正到大涧河中间，乔王尚的模范队，配合十旅二十团，利用有利地形，奇袭日本鬼子，

打死鬼子二人，打死马一匹。

打顽军，仗仗胜利

自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泗水县人民政府在袁盛庄大比武。乔王尚推选乔继善参加。他三枪三中，县长夏如爱命名他为泗水县神枪手。乔王尚的人民，经过几十年武装斗争的磨练，威望越来越高。国民党反动派闻之胆寒。

解放战争时期，乔王尚的民兵组织一个排，四十余支枪，配合区大队，在丁集、刘洪庄、汤圩、小王庄等处进行了十多次战斗，保卫解放区，保卫了乔王尚。

乔王尚的人民，对我人民解放军是鱼水之情。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十二纵三十五旅一〇四团从涟水向西到宿迁境内，为了迷惑敌人，又返回向东，大批部队到大涧河西，先头部队已上数条渡船。船刚到河心，突然国民党两架轰炸机赶来，丢炸弹扫机枪。我部队立即还击。结果我军伤二十五人，牺牲十余人，乔王尚人民闻讯赶到，一面救护伤员，一西含悲掩埋了烈士尸体。

乔王尚人民，从几十年斗争历程中成长起来，是名副其实的“铁打乔王尚”。这美誉，为家乡增添风采。乔王尚人民为保卫家乡，在打土匪打招安队，打日本鬼子伪军，打国民党反动派还乡团的战斗中，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材料来来，如下老人提供

苗金生77岁，46年入党；王家桂74岁，46年入党；乔增月79岁，46年入党；胡裕瑞84岁，42年入党；张兴焕86岁（农民）；尚振华73岁（农民）；赵洪珍91岁（农民）；乔佩霖65岁，离休干部；乔佩珍64岁，离休干部，党员；乔继顺85岁（农民）。

戚 庄 惨 案

陈培元

“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共产党第二次合作，携手抗日，共赴国难，全国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掀起全民抗日高潮！

到了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没有达到速战速决侵吞中国的目的，反而深深陷入泥潭，进退为难，在我遍地游击战争的海洋中，眼看就要有灭顶之祸！然困兽犹斗，狗急跳墙。敌人不甘心死亡，拼命垂死挣扎！戚庄惨案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敌人在中国锦绣河山上留下一页惨绝人寰的悲剧！

戚庄位于沐阳县北，现在是青伊湖乡一个村，地处司家荡涯，土地肥美，是个比较富裕的村庄。一九四二年阴历七月十五日，日军从盘据的桑墟、经堂据点出发，向戚庄殷口一带扫荡。日军部队到达戚庄与殷口两交界的庄头，有殷口人殷振起，为着救国保乡反抗日寇暴行，亲率家中守门数人，持枪出庄埋伏在庄头地沟内。日军认为中国人不敢抵抗，耀武扬威，毫无顾忌，直迫戚庄。谁知被殷振起迎头射出一排枪，一日寇当即毙命，另一日寇负伤，日寇受此打击，兽性大发，机枪步枪小炮全部开火，而殷振起数人利用青纱帐，已从地沟内悄悄撤退光了，日军放了一阵枪，未击倒一人，未击伤一人，连人影也不见，徒耗弹药毫无收获，火上加油因此更加疯狂！即问一路旁拾草老太婆：“此枪从何处打来”，老太婆被吓得惊恐异常，四处躲闪，也听不懂话，胡乱指划，敌人误认她指是戚庄打来的枪。于是，日寇

带队直奔戚庄，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四处找人就是没有找到人。原来戚庄人民听说鬼子下乡扫荡，早已四散奔逃，只剩下老弱妇女数人与一名叫李国雨的男子汉未跑，躲在一间草屋内。

日军抵达草屋门前，李国雨出来张望第一个被发现，劈胸一刺刀，刺倒在血泊中，然后又连戳六刺刀，李国雨疼死在地上。日人抱来柴草，架起干柴，点火烧屋，烈焰冲天，火光四起，日军端枪警戒，不准人出来，不准人来救，屋内人只有束手待毙，活活烧死！待烧杀抢掠之后日军方始撤走，群众才敢回家，只见草屋已化为一摊灰烬，罹难群众烧得断手断脚，焦头烂额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夫哭妻，女哭母，嚎啕悲泣，声振四野，凄惨情景，实在令人发指！大家只能草草将死者收殓，办理丧事。李国雨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经家人赶快找医生抢救治疗，幸日人七刺刀皆来伤及内脏，终于死里逃生，后活至八十多岁方去世。这次惨案，共打死打伤二十余人，烧毁房屋几十间。

戚庄惨案是为日军侵占沭阳屠杀人民重大事件，亦为日军侵华暴行之一。谨记戚庄惨案之始末经过，所以警戒国人虽处天下太平之年月，亦不能忘记国破家亡之惨痛历史也！

殷振起是沭阳殷口村人，地主出身，曾在扬州私立中学毕业，后在东海师资养成所毕业。夏铸禹做国民党沭阳县长时，他任保安队分队长，一九四三年参加共产党，曾任湖东区副区长，全国解放后，任江西省银行行长，一九七一年病故。他以少数人枪，冒死反击日寇，实出于强烈的爱国心、爱乡心，其胆略与行动，足为后人楷模也。

附言：此篇承张道生君提供材料，特此致谢。

编 者 按

本刊第二辑曾发表了吴强同志的回忆录《一·六惨案回忆》。当时，吴强同志是我们所知的唯一的该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在一六事件时，他的名字叫汪大同，只有十七、八岁。吴文首次把发生在近六十年前我县历史上一次大的政治风云展现在我们面前，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和结果，是一篇很可宝贵的文史资料。吴文发表以后，引起了较大反响，特别是“一·六惨案”另一幸存者——北京市退休中学教师葛绍亮先生，他阅读了吴强同志回忆文章后，感慨万千，难耐心中激情，不顾年老体弱，奋笔疾书，写了另一篇“一·六惨案”的回忆，旨在弥补吴老回忆之不足、匡正吴老回忆之失误。正在我们互相沟通、进一步修正补充准备发表的时候，不幸的是吴、葛二老于一九九〇年初相继作古。我们特借《沭阳文史资料》一角，对二老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葛老的回忆文章，内容极为丰富。特别是把“一·六惨案”发生前后的历史背景，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动态，各种历史事件，都写得非常详尽，堪称很可宝贵的沭阳历史资料。至于吴文和葛文在回忆的事实上有不同之处，我们则根据文史资料工作上多说并存的原则，都予以如实发表，以便进一步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特别是现仍健在的知情者，我们热烈欢迎他们继续来信来稿，以期恢复这一事件的历史真面目，留下一篇信史给后人。我们认为葛老文章中所列举的多方

面的事实，有的是葛老认为吴老回忆有误而加以匡正的，有的则是吴老文中所没有而葛老加以补充的，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对于一·六事件的看法，两老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异。他俩生前曾就此事交换过看法，不过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属于正常的现象。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把事实搞清楚，“论从史出”嘛。掌握了全面的而不是孤立的，本质的而不是现象的事实，即使暂时得不出共同的认识，但最终还会取得一致的。因而我们大家有一条共同遵守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六事件的两个幸存者去世了，这对我们的工作确实是很大的损失，但我们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上那些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先驱者负责，对后代负责，我们将进一步征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并再一次祈求现仍健在的知情者进一步回忆，务期把这一事件的历史真面目弄清楚。

关于“一·六”惨案之我的回忆

葛绍亮

社会历史背景

一

清朝末年，封建政治腐朽到极点，外洋入侵，农村经济趋于崩溃。处于徐海淮泗之间的这一偏僻古老而久经荒乱的沭阳县，有个居于沭阳城市的特大的程氏地主，已历年所。除以长久的超经济的土地与高利贷剥削压榨农民，不断兼并土地，并以其财势勾结贪官污吏又垄断城市商业经济。油坊、槽坊、布庄、杂货无不经营。沭阳人人皆知的“程震泰”这块喧赫的大招牌，就是其总字号。同时还开办钱庄和当铺，操纵金融，自己印发钞票。他印发的钞票，有两种版，其中在极细微的地方有差别，过了若干时期，他自行宣布，其中一种是假的，是别人伪造的，不能使用。持有他这种假钞票的，只有叫苦连天，和他打官司，也打不赢他。他给贪官污吏一点油水，也就会了事。就这样，他财越发越大。他还让其部份佃户种植鸦片，他的店兼卖大烟土。既发大财，又毒害人民。

这样大的家业，传到程肇淦（字濂泉）手里的有田三四百顷（即三四万亩）、田庄数十个。程家这个土财东，是世代不读书的，在清朝好几代靠捐官撑门面（空挂头衔）。程